

(霜丹)

介紹牛步化

(炯炯)

鵠令

(生J.C.)

尊慶領銜八省聯名和齊豫其名元
軍(十三)衛文全說現因中央政府
中斷，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，北京
所發命令，概不承受。政府怎麼叫
正式，大概是指揮總理經不經國會通
過而言，願意是通過的黃郛是沒有
同意的。要知這黃郛是兼代總理
并兼攝政，不算不合法。如果硬說攝
政不合法，那末，徐世昌做攝政王走
後的周自齊、黎元洪做攝政王走後
的高鳳霖，周高和黃郛有什麼區別，
為什麼承認了反，反對於後呢？如
果根本不承認黃郛攝政，就連曹錕從
前命令的巡閱使曹錕等等，全應該
一筆勾銷。齊燮元便成一個光桿，必
定要如我，錢配說一聲曹錕，要不
然，便於自己的命令，不算僞令，不
便於自己的命令，就是僞令，世界上
恐怕沒有這種便宜事吧。

新四大金剛

(古銀)

本報曾經登載上海報界大變局一稿，是才在沈鴻英赴席時，風聞的。現在世事治亂，情形也就更趨大變，沈兩位先生，雖然仍是申報事務的總理，可是先生近來留心國事，桑梓勤勞，諸如財政委員呢，和半運動呢，先公後私，所以報館事務大半歸着張伯平先生經理，我想張君先生爲新金剛之一大樞紐點力，兄且新申報改爲新申公之役，沈先生坐在上面，雖是董事，實寶子頗有中流砥柱之功，要不然，新申報早闔門大吉呢。唐子佩先生服業新申報，脫然無累，可以承認他有金剛資格，至於沈先生無幾生次，沈席二位，任何一位，都可以承認他有金剛資格，至於沈先生無幾生逝世，由其公子江伯奇先生繼任，金剛人知道，不必煩絮，因爲伯奇先生本學是新聞報協理，水到渠成，駕輕就熟，新聞報的發達，正末可限量。嗚呼呀，說到這裏，祇有三位金剛，缺少一位，怎麼辦呢？並不是我標榜，略次話說，祇要就銷路上一想，便知道我的話不錯，或許大家鼓掌贊成呢。

留歐之美術家與美術

(妙曼)

商務印書館本年第十六號東方雜誌裏，登有旅歐中國美術展覽會的幾幅畫品，別的倒不奇，這一位露體的畫家畫的，劉傑深君，實在有



還是中國畫如，中國畫中，一向相傳的貴妃出浴圖，當然是楊貴妃，諸諸的貴妃出浴圖，要是在中國的畫家畫的貴妃出浴圖，也不過玉肌雪膚，掩映出之，怎麼一到外國去的中國畫家，把個楊貴妃弄得這樣赤裸裸黑黑丑丑的，這難道便是模元控所提倡的一參入歐化的中國美術嗎？現在中國的洋畫家，都喜畫裸體，將來中國美人，被他們剝去衣服，恐怕不止一楊貴妃，衣冠文物之邦，恐怕不止我望商務印書館，以幾少給他們宣傳，冥冥中有楊太真保鍊，不致再受侮辱，真不免使人說了話去。



(家術美之化女婦洲滿)

戈面

(5.)

十六日新聞記者聯歡會開紀念會
節目中有顧愛姬女士裸體跳舞，絕
佳，掌聲如雷，舞畢，由主席袁公振
君，親贈花籃，顧女士含笑收受時，
或云云，而大赤，其實又習禮也。○
邵潔紅調，不勝顧花也。(S)

馬鞭

(馬鞭)

皖馬、幼犢牛鞭、開諸老饕牛鞭、味膩而烈、弟鴨空而兄豚首也、馬一餐可盡二具、顧馬亦有鞭、在鳩江爲營長時、常游劣倡、某夕、朋從三五、蒞一家、布置清雅、妓亦薄具姿色、惟清歌遠

吳佩孚軼事

(狼天

下客告我，吳佩孚在洛陽，居巡閱使署，別有私邸，唯夫人居之，夫甚幹練而嚴正，吳甚懼之，故避不見，輒以軍書旁午不暇歸私邸，對夫人初甚信，吳夫人有一妹，絕慧，號三小姐，吳甚注意，嘗歎曰：「落併歸公孫，非千古飽聞耶？」參謀某，承意旨，頗任疏通，方計劃間，爲吳夫人聞，呼參謀前，叱曰：「爾輩輔帥座，不以正，日惟那說淫詞，大丈夫取功名，固如是乎？」余將自總統，取爾之頭，參謀戰戰無色，參謀退，吳夫人乃召吳師私邸，毋許逗遛過署，防其疎亦愈嚴。

笑話將軍傳

(公陸)

將軍不知何許人也，亦不詳其姓名，口邊以笑話者，因以爲號焉。將軍領卒千餘，駐第一商埠，小病汕頭，未幾，隔滿大宅，計圖一逞，王九哥者，始適身拍馬，爲介金谷侍兒，議定，纏頭三竿，九哥先探囊墊付，並代賃上上旅館，爲好合之地，是夕，將軍微服至，侍兒浪妝前，電炬如月，人望之若神仙眷屬也，將軍狂喜，比入夢，恍在黃波瀏河間，舉其腰攻不克之具，而遽折其鋒，不禁深訝曰：「笑話笑話！」何轟噴陳陳倉之易，今明修棧道之難耶。次夕，夢中，重擊旗鼓，仍如齊天大之始終無復寸寸，時耳畔似聞愛神見告，爐子佳，爐子佳，怒曰：「笑話笑話！」爲罷令正路而弗由，且吾雖北人，何嘗須臾知爐小佳哉，三夕，見夢如故，豁然覺，夷然悟，廢然歎，曰：「笑話笑話！」名譽攸關，吾未敢從孫二隨之後而後之也，覆衣推枕，徘徊而行，九哥聞之，急詣將軍，將軍曰：「笑話笑話！」若爲金谷侍兒作緣，果不挽石兄也，九哥面有慚色，稍涉及費，將軍慨然曰：「笑話笑話！」九哥不敢再有所言，遂退，越日，本縣知事投刺謁見，將軍曰：「爾何官？」答曰：「某官。」將軍曰：「失敬失敬。」知事曰：「雖然，事無辦法矣。」將軍問何謂之，曰：將軍亦委一知事，更安置我，將軍曰：「爾誰委？」曰：「省委。」將軍思之有頃，曰：「笑話笑話！」知事於是亦莫可再斬，鞠躬而出，蓋將軍生平，凡遇任何難題，皆以「笑話」二字了之，以故肆應萬方，咸快恍乎避有餘力云。

賓筵隨筆

津自寒

狄平子深賞畫書有云：古人作畫，胸不與書合。蓋畫者、筆筆皆有書意也。惟南田畫，無一筆非褚河南書也。華秋岳畫，無一筆非虞永興書也。顏伯世清逸之句，且款許爲名言。顏伯復拾紙紮竹石圖，示予曰：此畫亦類顧古書乎？曰：此君家魯公法也。（參照第六百七十七號）

張子見其銀簪，皆有人持一珠一串，其類足金者是奇寶。其祖斥金易錢之時，貯藏于篋，家人不見覓也，後爲其叔以千金贖去，而債博負，其舅召子武曰：汝家實有寶，苟不慎藏，傾成子之資以問其父笑曰：安能也。子武復誦其兄曰：信然，是寶也。曰：細絲、體圓如珠，其質具五色，非金非鐵，非銅非銀，非珠非玉，非同非近大若黃豆，堅逾金石，置之掌上，則旋轉不息；且有聲若鶯鳴，出於絢旬，故曰細絲。情爲纖微，是以父之不告我也。子聞之，心竊感焉，然不敢爲問，比讀明人小說，始知其爲磁器耳。予聞之，潁曰：細旬有鳥，雌與雄遇則必交，制鈴者各捕其一，分閉於籠，使之窺見，而不能相接近久之，其精自淫，涎石上，凝若珠，合冶金銀銅爲一而護之，大僅如豆，得熱氣則自動不休，是爲細絲。

三催以死謝僧侶，乃詳以告我，爾三有一客錢姓，越人，年卅已不惑，有短髭，錢姓在杭舊相識，時相過從，昨夜約四友來竹戰，半酣客盪颺，吸阿芙蓉，三殷勤倚榻前，爲客點火，泣不已，少頃，諸客局散，錢亦知悵去，予自偕客小遊西湖，歸途如昨，人偶不念吃賬，阿小遊無餘地，媚人眼中至賤之眼藥，茫茫厚海，涯不可見，惟早尋歸宿泊，日乃覺收客淚，不得，盡去矣，已爲其母收矣，三乃卸斗，出灰盒撥，即裹以紗和茶吞服，吞後兩時，爲渴四履覺，三初承水，低臥詐病，因詰之以實告，再覆亂中，急不得醫，以水灌之，三抵死不服，謂救我害吾



新果記

(下)

將以賢之愛根生、

與愛根生遇，廻眸微視，綠蛾之過痕猶在，愛根生怦然心動，顧迴側審觀，未敢輕歎。向者一鼓作氣之心，乃亦為之既矣。

日者遠東會議方散，愛根生忽動遐想：朋輩獲意負票子至，愛根生不能憤悶者，時方以為周旋即去，乃轉趾徘徊，似利書交戰於胸中，將何以解脫？又聞計於舊朱門，飛朱門出錦堂授之，曰君若啓之，此中自有妙用也。

根生乃如廁，密書此箋，藏口於膝，於是愛根生乃不致戰栗，無人色矣。

力即參
子照參
號五六六

已而病漸瘳，春花月之夜，輒不能忘情於票子。蓋盲者不忘視，跛者不忘履，君不見紅雲戰刺之，纏帶在其背，略能運動，則前敵鋒聲，即驟然發，欲上線殺之，善戰之士，遂則不以爲意。聞談談然，無不神肉復生之感。愛根生亦復如是也。某日，舊朱門以四十初度，男女賓客齊集船上壽，而票子

○新 謎

莫乾章 射上海公共租界路名各諸獎格，認底在下期本報發表，中有薄酬，二十日截止。(希

○西

娼白之灰

(人道派)

吾前紀吳東生擢評解職事後（見一百八十五號本報）吳東生過我曰：花間瑣屑，奈何！播諸報章，貽笑人兒。吳起生嘲曰：吾本逢日幸勿爾，急愈過爾。問其詳，笑難以後，曾訪紅樓子，吳東生曰：吾本逃地獄中，甯敢作活泥。吾亦笑之。三娘潑酒，使我不能忘，今夕益買醉酒家，召二三來會飲，不致身陷重圍也。生日可乃折柬招友，偕飲美酒，擊鼓邀月，四鄰足注明三節倍來復加以密函，俄而實月至，月後一人垂簾，乃楊四月。吳與東生尚未致詞，余叩首曰：奈何？不至三月，乎一命在呼吸間，或得慶更生矣。余詔曰：病作耶，口否吞器察然耳。余曰：三哉人也何越生急曰：笑指生日，意者勿厚辱我。月亦笑曰：與彼無涉，別一搶、竄三甚，則明知已，笑指生日，意者勿厚辱我。



最新九尾狐

第二

第二十四回

賀國棟看雞籠玉臂
認鳳凰美女倩情心

章秋谷道時候倒也不遲，不過我等人心焦，要不得過了，老八媽然，急眼得秋谷，踉走過來，秋谷

一面走一面問道：你們三位還是就在這邊過夜，還外另找一個房間，三個人聽了，不由齊齊的一呆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什麼來，秋谷的臉說不出什麼來，秋谷何等聰明，自然會意，

客，你們不願意住五號裏也好，橫寫隨意便罷，我也不

是請客，等一回散了戲再說好不好，老八秋波一轉，起坐也不要緊，倒是

有些不好意思，秋谷更，那

一早把門走高，打起

他們不離高，九同

都都欠欠一身骨，點一

頭，他們也扭扭呼呼，

的哈，哈，哈，儘人恭恭

敬的立起來，讓坐，三人

依著秋谷指定的座位坐

輓畢汪琬琤女士

《神刊》

綺夢圓成。搖落秋紅，紅葉滿階，恨草
玉塵罪風飈。自然好學。尋仙仙源，認桃花。
第三十三集
(一百〇二)
房山六漱

一面問道：你們三個人在這邊坐呢？還有幾個房間？三個人在我齊的一呆；你看我齊的又看有，你說不出什麼來；我說不出什麼來；說不明自然會意。

只說這邊也沒有外人、就友方纔同到城裏的兩個朋友，還有一位上海來的女客。你們不願意同他們一起坐，就在隔壁五號裏也正好，橫豎隨意便飯我也不請客等，第一回散了戲再說好不好，第八秋波一轉道：一起坐也不要緊，倒是有些不好意思，秋谷裏，那

又何妨，你們三位都是漂亮的時髦人物，有什麼不好意思，講笑而坐堂早把門簾高高打起，他們不走進來，老九同船都欠一次身體，點一點頭，他們也就招呼非招呼的哈！哈腰，億人恭恭敬敬的立起來讓座，三人依舊秋谷指定的座位坐

口各稿版權均歸本社所有禁止轉載翻印鑄印

1